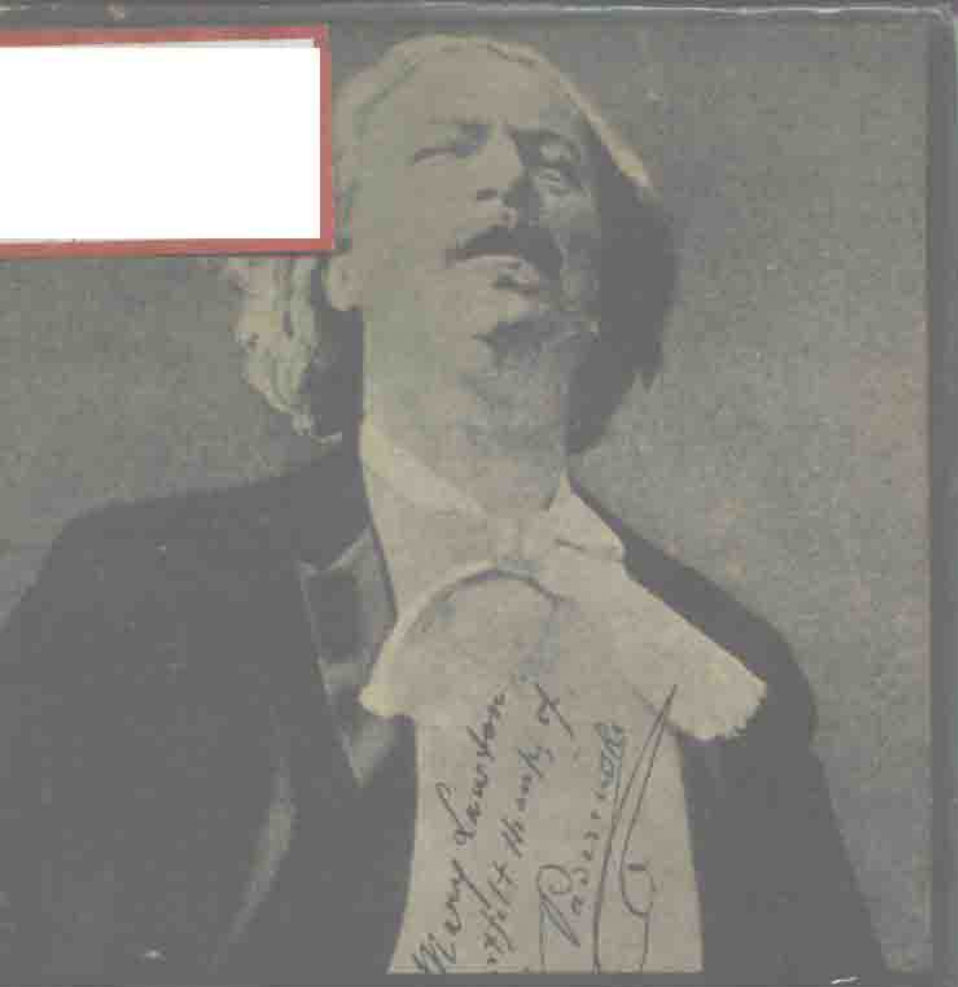




希望音樂叢書 12

帕德雷夫斯基 ■ PADEREWSKI

陳淑珠・陳淑嬌合譯

希望出版社印行

帕德雷夫斯基

(自 傳)

陳淑珠
陳淑嬌 合譯

希望音樂叢書12

希望出版社印行

希望音樂叢書（已出版）

- | | |
|---------------|----------|
| ①巴哈 | 史惟亮著 |
| ②貝多芬 | 史惟亮著 |
| ③舒伯特 | 劉塞雲著 |
| ④杜步西 | 許常惠著 |
| ⑤巴爾托克 | 史惟亮著 |
| ⑥音樂的形式和內容 | |
| ⑦民族樂手——陳達和他的歌 | |
| ⑧韓德爾 | 史惟亮著 |
| ⑨海頓 | 王沛綸著 |
| ⑩舒曼 | 史惟亮著 |
| ⑪威爾第 | 李振邦著 |
| ⑫帕德雷夫斯基自傳 | 陳淑珠・陳淑嬌譯 |

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一九三五號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沈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二月出版

帕德雷夫斯基自傳 陳淑珠 合譯
陳淑嬌

定價新臺幣
出版者：希望
發行人：俞 天 禎
策劃者：中國青年音樂圖書館
地址：臺北市四維路192巷12之5號
電話：7 8 3 6 3 2
郵政劃撥：17562 號 莊燕德 帳戶

發行人序

中國的純音樂自宋代以後，顯然呈現退化現象。而轉向劇曲方面發展。元明兩代，劇曲盛極一時，除劇曲而外，也以南北曲的小令和套曲的小唱音樂爲主，雖然在明代曾產生過了不起的音樂理論家朱載堉，對於純音樂實踐方面，並沒有發生太大的作用。而南曲音樂家魏良輔，却予劇曲以極大的改進與影響。

這一現象，固然因素甚多，但元明兩代的音樂，很少受外來音樂的刺激與激盪，也是因素之一。不過有一點却值得注意的，南曲音樂的發展，是吸收了不少民間歌謠，並且以地方聲腔爲其基礎的。

清代的音樂表現顯得更其平凡，唐宋的大規模宮廷音樂盛況既不可追，元明的劇曲音樂也無以爲繼，而且音樂和一般人的生活幾乎脫節（除了少數民族與邊疆民族而外），較之明代，還覺遜色。

民國以來，由於西洋音樂的被介紹過來，中國新音樂的生機開始蠢動，六十年來關於樂理之紹介，演奏之學習，已具優良的成績。至於創作新音樂之素材的選擇，調式旋律的運用，也漸呈民族風格，這是極爲可喜的現象。雖然如此，我們仍感外來的與傳統的結合還有所不夠。

希望出版社由一羣熱心的青年音樂工作者所組合，將羣策羣力，竭盡所能，供給新的音樂思想和新的音樂知識技術，介紹中外新的音樂作品，特別要加強當前中國——音樂主流——民間的也是民族的音樂研究和出版。爲音樂的希望，爲國家民族的希望，我們將忠實而勤奮的工作。希望在外來刺激之下，復甦傳統，使隋唐時代的健壯渾雄的音樂得以重現。

新的民族音樂屬於每一個人，希望本社同人和讀者，同聲同氣，共同做勤奮、有力的開拓。

帕德雷夫斯基 (自傳)

(1860—1941)

目 次

發行人序

第一章 少年時代	1
第二章 華沙學生時代	19
第三章 柏林與音樂界	34
第四章 維也納·雷協替茲基與盧賓斯坦	51
第五章 早來的成功	73
第六章 巴黎與荷蘭的晚餐旅行	83
第七章 英國與柏林之謎	96
第八章 倫敦回憶	108
第九章 美國	117
第十章 聽衆·政治的迂迴	141
第十一章 再訪美國	152
第十二章 作曲時代	163
第十三章 俄國之行	172
第十四章 瑞士吾家	183
第十五章 高潮時代	191
第十六章 澳洲與紐西蘭	206
第十七章 厭倦鋼琴的時代	219
第十八章 悲劇性的歷程	231
第十九章 節日	238

第一章 少年時代

I

我的幼年生活是極其平凡的。我誕生的地方，並非現在的波蘭，而是舊波蘭共和國的波羅里亞州的一個小村，村名是克里羅卡。

那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有空氣清新的農舍，也有山巒起伏如詩如畫的風景，更有盛產水果的田園；在世界上，我從來沒看到過那一個地方的果園能比得上我的故鄉。連綿好幾百英畝的果樹，到處結滿各色各樣的鮮果；在童年，它曾帶給我很大的快樂；而今，它那香甜的果味，仍然令我難以忘懷。每當收穫的季節，陣陣果香在空氣中凝聚不散，是那麼地強烈而薰人欲醉！

我家距離一處簡陋的汽車停車場有好幾百哩之遙，是離文明很遠的僻壤，不用說，旅行時必須乘坐馬車。

我三歲的時候，對鋼琴已有相當濃厚的興趣，我常用一個小指頭，試着在鍵盤上彈幾個旋律；到四歲時，我已開始利用全部的指頭去彈了。父親對這件事情很感興趣，認為我雖只四歲，而能擁有這種程度，那是很有音樂天分的；因此，打算讓我學習音樂。當然，父親是由最初起就確信我是具有很高才能的人。

當時的父親，是一名廣大領地的管理員，他名叫楊·帕德雷夫斯基。我的名字中有一字也是楊，那是父親賜給我的。父親是一名虔誠的教徒，他對各種藝術都有很深的感受與愛好，他不僅是一名畫家，也是一名雕刻家。舉例來說，他曾為教會做了一項宗教上的塑像，只要有空，他就以他對宗教的深切熱情去塑造各種聖像，當然，這些作品也有很好玩的。

父親是一位很勤勞的人，你很難看到他有偷懶的時候，他終日忙於工作，但待人接物却極為和藹可親。他外貌堂堂，身體壯健，看來雖然不十分英俊，却也一表人才；他對動物也很愛護，極富人情味而心地善良。

他也会一手小提琴，不過却只限於一些簡單的旋律，最主要的是用來拉一些舞曲，讓小孩子或傭人們盡情歡樂，我不喜歡跳舞，因此一次也沒

有參加過，姊姊也是如此。每當節日，孩子們聚集在我家時，父親總要拉一些舞曲來使他們盡興。不過，父親的音樂造詣並不比他的繪畫及雕刻來得高明，大體說來，他對音樂只是愛好而已。

母親逝世後，父親對我們姊弟倆，一直都是集嚴父慈母於一身。1860年11月6日，母親生下我之後的兩、叁個月就棄養了。母親姓諾威奇，名字叫做寶麗古西娜。

在我幼年而父親也尚未被捕的時候，我家除了姑母外，一直都沒有女性的訪客。因此，我對母親所知是有限的。據說，家母是一位極富藝術感且很有教養的女性，而外祖父則是一位大學教授，他曾為1831年及1832年的波蘭獨立戰爭奔走過，事後，遭受被放逐到俄國中部的厄連，我的母親就是在那時候出生的。母親的伯父是當時波蘭政府的官員，在戰時被人暗殺死亡，因此，母親那一系的家族在現在已沒有什麼人存在了。認識母親的人都說她的音樂修養相當高深，我想我喜愛音樂的原因，可能是得自母親的遺傳吧！從遺留下來的照片來看，母親應當是一位極富魅力且秀外慧中的女性。

我彈鋼琴一直都是憑自己的直覺，從小我就不需要人家來教我，也不需要努力去練習；單憑一根小指頭，我就能把旋律彈奏出來。三歲時，父親為我們請來一位小提琴老師，這是我學習的開端。可是就在那一年，父親被捕入獄，這晴天霹靂成為我畢生難忘的事。

波蘭的政治，多年來都處在革命狀態之中。1817年及1847年，還有1854年的革命，其主要目的是在解放農奴。當時的農奴是隸屬於土地的，他們沒有自由去選擇農地或主人，也無權遷移住所，因此實際上，就是一名奴隸。擁有這種農奴與大領地的波蘭貴族，雖曾再三的向俄國政府提出解放農奴的要求，然而政府却常予拒絕，甚至主張農民應一生為奴。他們唯一的原因與目的，即在挑釁農民，使他們與波蘭貴族之間存着不滿與爭鬥。當然，他們只肯在對政府有利的情形下允准解放農奴。直到1861年，俄皇下令解放各地農奴時，才獲得解決。我的祖國就經常為了這種革命而分裂，所以從小開始，我對祖國的認識並無其他，只是革命而已。而父親被捕的那一年，也正是1863年革命之際。

父親的被捕，對我們來說是一件非常可怕而可悲的大事，我和姊姊安朵妮都會為此傷心哭泣，並感到相當的費解，何以如此善良而頂天立地的父親竟會遭到被捕的命運？原來，1863年的這次革命，是父親與我家的一次災厄；父親與一般小貴族階級的人物一樣，雖然沒有實際參加革命運動，但卻經常鼓勵朋友參加，以致被株連下獄。

這一場1863與64年的革命，使得波蘭很多重要人物因而喪生；多數人被處刑及放逐西伯利亞，財產充公。對密告參加革命運動及策劃革命者，帝俄政府均授予官位。對父親來說，實際參加革命運動是違反他的本性的，所以他並未參加，不過，他却竭盡一己之力間接參與了運動。

我現在還很清楚的記得那一天父親被捕的情景。我家突然被哥薩克兵所包圍，在搜查終了前是嚴禁任何人出入的，約有一百五十名以上的哥薩克騎兵隊，層層圍住我家。在小孩子的心目中，對這些是無法了解的。搜查完畢，我悄悄地靠近一名哥薩克兵的身邊，膽怯地問起關於父親的事。當時，他們不但不理我，反而用皮鞭趕我走。這件事，可說是我和帝俄憲兵的首次接觸。在我的人生路途上來講，這是一件深具重大意義的事情。

他們沒收了所謂的禁品、文書、及宣傳文件。當然，我無法了解他們是誰？但對父親的命運却很擔心，父親——在我們姊弟心目中是最重要的人物。

最初，騎兵隊包圍我家時，我曾預感到將有可怕的事要發生了。因此，不怕皮鞭的威脅，再次走向其中個子最高的哥薩克身邊，滿懷恐懼的問：「我父親會遭受怎樣的命運呢？」然而，他們置之不理，甚至連瞧都不瞧我一眼；雖然如此，我仍繼續再問：到底父親為何被捕？他要到何時才能回來呢？種種小孩子能考慮到的問題，但仍是不得要領。就僅憑一未滿四歲的孩童來說，我的自尊心為此已受到莫大的侮辱，並永遠傷及我的心靈。

父親入獄後，我們姊弟倆就遷往遠在幾百哩外的姑母家，直到父親被釋放為止。出獄後，父親為重新另找工作的關係，仍將我們暫寄姑母家。因此在父親被捕與失業期間，我們完全受着姑母的照顧。姑母對我倆極為疼愛，雖然她體弱多病，但仍極耐心的照料我們，有如母親般無微不至。每一想到她，我們就感激萬分。

前面我曾提起我的老師是教小提琴的，由於附近沒有其他的音樂教師，因此父親在未入獄前就和他訂下了契約。雖然他是教小提琴的，但也只好將就着請他教鋼琴了。在鋼琴方面，他什麼都沒指點我，由於他是小提琴手，所以他對鋼琴什麼都不懂，不過，他却是一位好好先生，他時常鼓勵我並誇獎我的聯彈。在我倆姊弟練習聯彈時，他一直都在鋼琴旁，忠實地爲我倆打拍子，和我們一道練習。在這段期間，由於得不到正確的指導，我只能憑自己的興趣，一直任性的彈下去。老實說，當時我的興趣並不在練習，而是在彈，老師也相當同意我這種作爲，不用說，父親更不知道個中真相，他以爲既然請來了老師，也就盡了父親的責任，因此在獄中，他很感滿足並爲此而沾沾自喜。

住在姑母家，我就開始讀書識字了。姑母爲我們請了一位法國婦人當家庭教師，自然而然的我也就學會了波蘭語和俄語。到四歲時，我已經可以寫幾個字的短信去慰問獄中的父親了，那時正是1864年，當然信裡的內容除了慰問父親外，都是一些幼稚而可笑的事情。記得初次寫信給父親，是經過一番努力的，而內容是寫堂兄佛朗利安那漂亮的綠色長靴的事情。在波蘭有一風俗，當你穿波蘭衣服時，也要穿紅、黃、綠等各種顏色的漂亮長靴，而大我一歲的佛朗利安堂兄正好有這種衣服，這使我感到很是羨慕。由於印象深刻，所以寫給父親的信，滿紙都是這一新聞。或許，讀者會以爲我寫這些是由於我也想要長靴而向父親要錢，事實剛好相反，我的羨慕是無心的，只是好玩而已。在我一生當中，我可斷言，我是絕不會嫉妬人家的。說來也是奇怪，我有生以來就沒有這種性格。這也許是我的優點，也許是我的缺點。其後，在學生時代，我看到同學們的好成績時，也總是爲他們感到高興；偶而，我也會想：「我是那麼高興，這到底是爲什麼？難道我一點也不羨慕嗎？」或許我將來也會有很好的成績，而且比他們更出色，更高一層，這是我所確信不移的。這種想法，自我孩提時，就一直推進着我的野心，竟而成爲我日後成功的因素。

父親入獄一年又幾個月就被釋放了，這事情的過程是極有趣而值得一提的，因爲這是農人們成羣結隊到獄中去請求當局釋放的。雖然，帝俄政府有意煽動農民與地主間的感情，使他們對立，以藉此培養階級鬥爭的觀

念；不過，農人們自始至終都極尊敬父親，愛戴父親，憑着他們這種忠誠與主張，父親才獲得釋放。父親不僅是富有感情的人，而且也是一個極其公正的人。從被捕入獄的那一天開始，就有許多農民，湧到警察局要求釋放。我還記得父親被他們的忠誠感動得無以名狀。父親一生爲人富正義感，即使是微不足道的事，他也秉公處理，不使任何一方有所損失；我有這樣一位父親，令我感到無上的驕傲。下面一個例子，可窺見父親爲人的一斑：

我幼年不僅愛彈鋼琴，對於大自然也有着無限的愛戀。少年時我很喜歡爬樹，尤其是爲了採摘果實，更非爬不可。我對水果有特別的愛好，記得有一次由果樹上滑跌下來，撕破了衣服。那一次的情形是這樣的：我穿上父親千辛萬苦爲我添購的一套衣服，那是一套新裝和特別漂亮的小背心，然而當我看到那棵看來長滿甜美而微帶薄紅的梨子樹時，竟高興得連身上的新衣服都忘了，於是不顧一切的往上爬，終於踏上了最高的那棵樹枝，但是就像作夢似的，我竟由樹枝上失手滑了下來，那漂亮的背心被刮破了，領子被鉤在樹枝上，我就這樣僥倖的一直被垂吊着，我嚇得大哭，直叫「救命」。雖然，這樹枝救了我一命，但我的新衣服與漂亮的小背心却已被撕裂得破碎不堪了。

事後，父親却全然沒處罰我。當父親叫我時，我想：「糟了，這次無論如何非挨頓痛罵不可。」然而，當我滿懷恐懼，畏畏縮縮的邊哭邊走向父親時，居然大大的出乎我意料之外，他以極平靜溫和的語氣對我說：

「依古納奇，我看你事前不小心，才會惹來這次災害的！你知道我花了多少錢？吃了多少苦？才爲你買來這套衣服？」我哭得比先前更爲厲害，也更意識到即將受罰的命運。之後，父親又說：「我也不罰你，不過，短期內我是無法再買新衣服給你的，我想這處罰對你已很足夠，大可不必再加別的懲罰了。」說完，就走向屋外。這事給我的印象至深。當時我被感動得說不出話來，後來，仔細的一分析，我才恍然大悟：父親被農民擁護的理由，及父親的正義感是絕對不相矛盾的。

農奴們的請願對當局有很大的影響，父親雖已被釋放，但在被釋放的數月之後，我們仍無法見到父親。由於當時，該州情況很混亂，父親管理的

領地也已面臨破產的邊緣，而領地所有人又不知去向，因此父親只得另找工作而不能和我們團聚。好不容易父親在史的魯高卡鎮找到了新工作，這是一處人口兩千的小鄉鎮，其中猶太人有一千八百人之多。

這是一塊極陰森、荒涼又悲慘的地方，但是，人類是很能隨遇而安的。我家住在一處小丘上，俯瞰下去是一個小池塘及猶太人的墓場，而我家離開墓地亦僅數步之遙，實在是一處令人恐怖的地方，那年我年僅七歲，而我又是一個極其敏感的小孩。每週至少有兩次，可在我家的小庭院裡，看到猶太人哀傷的葬禮，聽到不得不聽的輓歌。這實在是一件令人難以忍受的景象。

到墓場去祈禱，也是猶太人的一種習慣。猶太人的葬禮，絕對不許女人參加，葬禮之後，你又可聽到持續不斷的輓歌及陣陣不停的哭泣，那哭聲像是有無限的哀慟，在空中瀰漫飄盪且歷久不散。這哀傷的情景深印在我幼小的心靈，永難消逝。

他們的習俗既不用棺板，也不用靈柩；屍體僅用黑布包裹，由幾個壯漢抬到墓場，這情形令人感到無限的淒涼、恐怖與不祥。下葬後數小時，才允許婦女們來墓地弔祭號泣；她們總是繼續不斷的祈禱，時而也以苦悶及悲痛的表情哀告蒼天，並哭叫不已。像這樣悲慘的求告號泣，常要連續好幾小時，而這種哀痛的哭聲，至今仍在我耳畔縈繞。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中，我不得不常常目睹猶太人的葬禮，這實在不是一個理想的住宅，但在當時，又有什麼辦法？既然無法重建新居，就只有忍耐了。何況當時的波蘭正值戰亂，父親雖始終不停地在努力找房子，但這却是不可能的。

幼小的我是一個既任性又充滿活力的淘氣鬼，常會惡作劇，但為時也只不過幾年。一到七歲，身體却突然衰弱下來，終日抑鬱不樂。腦際所想的，自始至終都是「死亡」的問題，並常有被「生生活埋」的恐怖幻想。何以我會有這種感覺，實在是令人費解？不過仔細想來，可能深受猶太墓地及從不間斷的葬禮所影響吧？

夏天的每個星期五，所有的猶太男人齊集在我家對面的水池，有好幾百個人就在那裡泡水，他們脫光衣服後就下水洗澡。這情形！這些泡在水中的猶太人！使得我們想在夏天的星期五請客之事都成泡影。

穿着長長的黑袍，戴着奇形怪狀的圓帽子，雙頰及滿腮的長鬍子，是猶太僧侶的服裝；這種穿着及滿腮的鬍鬚，不只是僧侶的標記，在波蘭的猶太人的風俗也大都如此，這種留有長鬍子，穿着長袍的風俗，大約已有八百年之久。猶太人最初遷移來波蘭，約在第一次十字軍遠征的時候，因此，現在的風俗乃是當時風俗的傳續。猶太人的社會，不論在宗教上，在政治上，全都以僧侶做為領導者，若有糾紛也全由僧侶來解決。故而，僧侶必須是一名既受人尊敬，又令人能完全信賴的人物。我家附近的僧侶則缺乏這些，但是他却是很好的人，由於他無法使猶太人心服，因此猶太人若有什麼糾紛與騷動，他們均大舉前往父親處，請父親為他們判決。父親是極受近鄰猶太人的敬愛及擁護的。父親的正義感及徹底性的廉潔，每每使他們不去找僧侶而來找他。經常有二、三百人圍繞在我家週圍，三、四十人則擁入宅內等候父親裁決。父親所提的意見也常能令他們滿意；他不僅非常公平，而且也善於揣摩人心及外交。在這些猶太人的心目中，父親是一個既完整又公正的人物。下面是一項很有趣的例子。

有一鞋匠及裁縫匠都很欽服父親。裁縫匠是位善良、認真、且值得信任的人；而皮鞋匠在職務上來說是很有才藝的，但為人却喜歡喝上兩杯。由於家姊及我均喜歡在原野及森林裡奔跑，因此不出數月就須一雙皮靴，我們也經常請他來作。有一天，我倆已無靴可穿，幾乎同赤腳一般，父親趕緊把鞋匠找來定作，他量好尺寸回去了，但直到約定的日期都不見他來；由於他嗜酒，以致常有延誤；直到好幾個星期後的一天總算交貨了，但作得相當粗劣，不多久也就四分五裂了。時已初冬而我與姊姊却又無靴可穿。

父親一看到那靴子，就憤然直奔鞋店，一句話也不說明，舉鞭就打，打得鞋匠哀號不已，而父親却置若罔聞。附近的人聞聲趕來，圍在鞋匠的周圍；由於父親平素既很得人緣，又受他們尊敬，所以他們對鞋匠的哀號都不關心，反而衆口紛紜的嘲笑著說：「打得好，你這個酒鬼早就應該有人來教訓你了。」並趕來我家與父親握手言謝。

在這陰慘之地，我唯一的快樂就是在夏天爬水果樹了！其中最饒趣味的是為尋找方成熟的水果，而爬上樹梢頭，然後又與斷折了的小樹枝一齊跌落下來，這種又驚又喜的感覺是我幼年時能體驗到一種冒險。

由於這悲慘環境的影響，致使我成爲一個不活潑而孤僻的少年。家中又只有我一個男孩，既缺遊伴，姊姊又無法跟我一塊玩，尤其在這種環境中也沒甚麼可玩的，因此，我們姊弟倆是非常非常的寂寞。

姊姊長我兩歲，她也是位晦澀而欠開朗的人，想來她也跟我一樣，大受附近猶太人陰森號泣葬禮的惡劣影響吧！姊姊對音樂也很有天分，也曾受相當的訓練，但卻沒有進取的野心，因此我倆的聯彈也只限於教師在的時候。記得姊姊安朵妮很是好哭，這許是女性的特權。姊姊看顧我，疼愛我，有如小母親般的保護着我。

幼年，我很喜歡騎馬，大約七歲的時候，有一隻馬是我特別喜歡的，牠是我唯一的朋友，我可以無鞍騎牠而馳騁，我們感情非常之好，我待牠，愛牠一如兄弟；一有甜食，尤其是特別好吃的東西，我總是立刻拿去餵牠。有一次適逢慶典，我特別挑了些非常好吃的糖果，並留下大半部給牠。馬兒看到我即匆忙的飛奔過來，並「卡喳，卡喳，」的由我手中大把大把的吃了很多，突然一點警告也沒給我，牠就勢一振，以後足猛然的踢我腹部，我就那樣直挺挺的昏倒下去，不知經過了多少時候，等家人長時間的搜查之後，才好不容易的在原野中找到仍然昏迷不醒的我。爲什麼我的馬會這樣待我？這到底是爲什麼呢？我曾如此自問着。馬兒是我所最衷愛的，我至死也無法了解牠對我的敵意。其後，經過多次的觀察，得知馬是非常愚蠢且不解善意的動物。從此，我對這隻馬失去了信賴，而且再也不以充滿友愛的心情，手拿糖果餵牠了。但在童稚的心靈上，却留下了滿腹的辛酸。

在世界上，尤其是在學生時代，具有無休止的奮鬥，渴望信仰，及追求理想的野心與苦悶；但終了却又常處於不利的地位及遭到敗績。我是非常了解這失望所含的意義的：因爲在人生中，自幼我一直都走着這種困苦之路；四歲即失去家庭，父母也無法同在而寄人籬下。在那時幼小的心靈中，我已體驗到人生的苦難與絕望的意義了，也更知道在工作上我必須克服的困難——貧困與鬥爭。這正是本書所要述說的，我盼望它能給奮鬥中的青、少年以某種刺激，或一臂之助，倘真能如此，就不辜負我寫此書的本意了。

II

最初請來的教師，是一位小提琴手，因此對學習鋼琴全無裨益。在

離我家約五十哩的地方，有一位甚獲佳評的老音樂家，此人是巴黎的名音樂家阿貝托·索溫斯基的兄弟，名彼得·索溫斯基，他的家族是很有音樂天分的，而且他還有一位叔父是波蘭相當有名的詩人；由於他的出現，我的音樂生活又向前邁進了一步。兩年來，他每週都來我家住上一、兩天，以便教授我倆；但不久，事實就證明他對我們也沒有多大幫助了。他不是一名真正的鋼琴教師，他只是一名教貴族子弟們玩琴的音樂家而已。每次，他都讓我和姊姊聯彈歌劇編曲，而自己則坐在琴旁靜聽，好像這就是他的義務，因此，比先前的小提琴教師也高明不了多少。雖然如此，但他仍繼續授業數年之久。父親出獄後，他每月來一次，每次一住就是五、六天，在那些日子裡，天天彈的都是聯彈曲；在當時，聯彈是很流行的，大部份的人，都認為音樂不是一種藝術而是娛樂。

我家的鋼琴是維也納的葛拉甫製的古琴，音量小而晦澀，已不是一部好琴，但以我們的環境來講，它仍是一部最好的鋼琴。由於我不知練琴的方法，因此通常都喜歡彈即興曲多於練習。第一位教師魯諾斯基是小提琴手，他對彈琴技巧是茫無所知的；其次的索溫斯基也沒什麼心得，所以從他倆處什麼也沒學到，就如此白白浪費掉了這段珍貴的時間，實在是一大不幸。

我們是知道唐尼采蒂或羅西尼的歌劇的，我也常常與姊姊聯彈「塞維亞理髮師」，「諾馬」，「露契亞」，那時我都彈低音部，但我並無不滿，反而很喜歡這種基礎音的教育，可能這就是我奉婦女為上賓的禮貌之萌芽！當時姊姊安朵妮約八歲，她經常都是彈高音部，事實上這種彈法只是好玩而已，在技巧上根本談不上心得。

姊姊雖然有很豐富的音樂天才，但却缺乏野心，這是她與我不同的地方，我覺得我有要成為一個真正藝術家的野心。自七歲開始，我就矢志為祖國效勞，常想將來能做一番大事，報效祖國，這是我真正的目的，也是最大的目的。當時的波蘭被分割得支離破碎，又在鐵蹄的壓迫下，我最大的希望就是成為一廉潔的人物，以救波蘭為己任，這想法凌駕於我想在音樂有所抱負之上。我常為波蘭的戰事計劃，所以除了與姊姊聯彈外，我經常都在玩打仗的遊戲，我認為我是一名天生的愛國者，六歲時，我滿腦子

充滿對波蘭的希望，渴望祖國能重獲自由。與安朵妮每日的戰爭遊戲，實在是很好玩的，我總是勇敢的騎着馬，並乘勝進擊。戰馬是將塞滿雜物的袋子套在長木棒上而成的，馬頭與耳朵俱全，這是姊姊作給我的，至於衣服，是姊姊用紅白兩色的紙所作的波蘭軍服，還有一頂紅色的角帽。榮譽之劍是用木片削成的。就這樣威風凜凜的騎着戰馬團團轉，並準備在家中打仗了。我這種愛國心常受父親及教師的激勵，因此，自幼我的愛國心是與音樂攜手並進的，我的生活也就由此開始了。

請來的教師雖不理想，但父親却事事信任他，父親對我的前途充滿樂觀與自信。真正使我感到音樂所帶來的快樂，乃是在鋼琴上彈即興曲。與索溫斯基學的時候，父親爲我準備了一本大的五線譜，並親手在封面上楷書：「帕德雷夫斯基作品集」。後來，這個本子上已不知不覺充滿了我的作品，對我幼年的作品，父親感到非常的自滿。當初作曲時，最引起我興趣的是看到作品在樂譜中排列着的美，而不全是重視音樂的結果。這本子經過一段時間後，也就遺失了，現在若能再看一遍，想來一定是極其有趣的。

父親深感教育的重要性，他爲我請了一位教法文的家庭教師。她對其他課目的知識並不深入，所以只能教我法文的發音。其後又請了一位有高深修養的彌愛魯·巴冰斯基教師，他是波蘭的亡命者。曾在1830到31年的革命失敗以後，流亡法國而後長年亡命巴黎，經大赦後才重返波蘭，這是他初次擔任小孩的家庭教師，但父親却信賴他，將我及姊姊的教育託付給他。巴冰斯基先生在1868年，以有經驗有才能的教師身份被介紹到我家，我從他那裡學到波蘭語、法文文法、數學、地理、歷史等。他不但有豐富的學識，特別是對我們的初級教育，更是夙夜匪懈；由他那裡我學到很多，他的法語非常完美，在各方面的學識也極其豐富，一直到晚年他都跟我們住在一起。他特別喜歡我，在音樂方面，他建立了我對自己才能的信心，由他那裡，我又得到波蘭歷史的知識，他讓我感到他與我一樣有顆熱烈的愛國心，他也非常理解我孩童般的理想、愛國心、以及爲祖國作一番大事的渴望，並不斷的鼓勵我，灌注我愛國思想，更奠定了我日後愛國的感情及對祖國的抱負。

十歲時，我讀了一本「格林瓦特之戰」的記事，此戰是1410年對十字軍（即德軍）的戰役，波蘭獲得了最大的勝利。到1910年將屆它五百年紀念，所以我暗地裡計劃，將來做一戰勝紀念碑。終於，我在1910年將紀念碑贈給克拉可布實現了這夢想。此事從計劃到實現，是沒有人知道的，因為我的作風是「不談計劃中的一切」。直到1908年將紀念碑交給彫刻家時，方有人共享這夢想中的秘密。

現在閒話少說，巴冰斯基對我的教育有極深入督導之處，但在鋼琴方面都是毫無進步的。連初步的技巧及基本方法都沒學到，這實在是一個悲劇！對此事有所覺悟，正是我十歲的時候，我連運指的知識及手指的正確位置都全然無知，幸虧我有與生俱來的技巧，雖不完全，但無論什麼演奏都能很自然的彈出，因此這些困難也比較容易克服了。

少年時代對詩歌也發生了極大的興趣。無須努力就能一口氣背出三、四頁的波蘭名詩。當時我對音樂的記憶力，直至十五、六歲時仍是零，這並不是不能想像的事，只是由於我不喜歡集中；更由於當時只聯彈歌劇編曲的低音及和絃而已。在那時，我唯一的興趣是即興演奏，而即興演奏對音樂的記憶力並無多大幫助。最不可思議的是我缺少音樂記憶力，却在數學方面有很強的記憶力；自幼我就會以四位數乘上四位數的心算。身為音樂家對當時缺乏音樂的記憶力，實在感到慚愧。最初的音樂記憶力是全憑聽覺的，只要是聽到就能記得住。而詩與數字的記憶力是全靠視覺的，只要看一眼我就可記得很多。我當時擁有這兩種記憶力，而對音樂家最重要，最具確實性的第三種記憶力——機械性的記憶力，却很缺乏。多年以後，當我學習如何演奏時，這種記憶力才慢慢的開始發達。

幼時，凡在我喜愛範圍以外的事物，我都無法集中精神。當時父親很喜歡下棋，而這個地方既屬邊遠又缺對手，客人的偶然造訪也是很稀奇的事；既使騎馬前來也須好幾個鐘頭，何況道路又壞，常常使得馬也無法通行；尤其是春天道路泥濘之時，只好由我來陪着父親。由於常陪父親下棋，所以我也下得很好，甚至可以不用棋盤，僅憑頭腦就能與父親下個二、三盤以決勝負，至十歲時，我的棋已能無需棋盤而與兩個對手同下了。但對音樂却空有一份熱情而無法默記樂譜。還有一件值得一提的，就是學俄

語，我已學到能看報的程度了；當時波蘭文的報紙是被禁止的，僅有俄文報紙可讀。在冬天，交通經常斷絕，所以報紙是一週送來一次。我讀報也在這時候開始，自此我的人生大為變化，對種種新事物都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我八歲時，剛好是 1867 年父親再婚的時候。父親娶繼母之後，有如與一羣大家族結婚一般。長久以來，本只我姊弟倆，而今却冒出了很多人，使生活在突然間為之改變，一時間我竟無法適應。父親爲了繼母的家族，在附近租了一棟房子，一到晚上，他們就來我家一邊聽取消息，一邊則爲了交往而與我們共進晚餐，所以這批親戚在無形中就成為我家生活的一部份了。他們很窮，因此他們的生活都靠父親的照顧，而我家的生活亦爲之一新而不復舊時模樣；我也無法再獨自過活，且須活在羣衆之中。

繼母是一位很親切善良的人，對我尤其和氣，但與姊姊却不太合得來。自幼，我就嗜食糖菓餅乾，至今仍是如此；繼母經常爲我做很好吃的菓子，特別是杏仁餅。雖然她待我如此的好，但姊姊和繼母間常有的傾軋，却是我最近不幸的一面。她們時常拌嘴、流淚；事實上，雙方都缺乏理由。我雖年少，但却常爲她們排解，並努力培養友善的氣氛。有時成功了，就能保持一兩天的和平；然而不久，她們又爲瑣碎的小事吵鬧了。這種爭吵，一直繼續到姊姊出嫁的最後瞬間才停止。想來她們的對立可能是由於性格不合而引起的吧。

我家除了父母之外，來客多半是些老人，自幼，我就與老人生活在一起。父母，姊姊和我之外，其他還有巴冰斯基教師，繼母之父，我的祖父，以及音樂教師索溫斯基，這四位老紳士的年齡加起來，約略有三百歲，其中最年輕的一位已是七十八歲了，而他們却全都是我的伴侶。

當時父親患了嚴重的眼疾，有失明之危險，所以全然無法閱讀，他經常要求我閱讀或彈琴給他聽。而他則橫臥在長椅中，不倦地聽我彈琴，我有時也不停的爲他彈上幾小時。由於很喜歡即興演奏，所以也感到異常快樂。姊姊時常也加入聯彈，讀書或其他之事。在漫長的冬夜裡，坐在燭光下，把週刊上的消息——唸給他們聽，誠然，這情景極令人愉快與感動。每當週刊送來時，都會引起一陣大騷動，他們熱心的齊集在我四週靜靜的等着。因爲他們對俄文一字不識，所以全賴我的幫助，而我，也很樂意擔